

电影官方小说前传

魔兽

杜隆坦

[美]邓肯·琼斯/电影执导、[美]克里斯·梅森/故事原创

[美]克里斯蒂·高登/著 李镭/翻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魔兽：杜隆坦

[美] 邓肯·琼斯 电影执导

[美] 克里斯·梅森 故事编剧

[美] 克里斯蒂·高登 著

李锺 译

TITLE: WARCRAFT: DUROTAN
AUTHOR: CHRISTIE GOLDEN
Copyright: © 2016 Legendary © 2016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This translation of Warcraft: Durotan, first published in 2016,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itan publishing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兽：杜隆坦 / (美) 高登著；李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33-2086-3

I. ①魔… II. ①高…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1514 号



幻象文库

魔兽：杜隆坦

(美) 克里斯蒂·高登 著 李镛 译

策划编辑：贾 骥 陈 曦

责任编辑：陶凌寅

特约编辑：蒋 宇 刘清远

责任印制：李珊珊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8.875

字 数：140千字

版 次：2016年5月第一版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2086-3

定 价：3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章

猩

红色的痕迹在雪中蜿蜒向前。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正发出胜利的吼声。这是他的第一次狩猎，第一次向活的生物挥出武器，施行杀戮。鲜血证明他的长矛击中了目标。他转向自己的父亲，瘦小的胸膛骄傲地挺起，期待得到父亲的赞扬。但霜狼酋长的表情却让他感到困惑。

加拉德摇了摇头。他长长的黑色头发披散在强壮宽阔的肩膀上，充满了野性。他正骑在他的白色巨狼——寒冰的背上。当他说话的时候，他那双黑色的小眼睛显得格外严厉。

“你没有命中心脏，杜隆坦。霜狼应该在第一次攻击时就致敌死命。”

失望和羞愧让热血冲上年轻兽人的脸庞。“很遗憾……我辜负

了您，父亲。”他郑重地说道，同时在他自己的座狼——利齿的背上尽量挺直了腰杆。

加拉德双手抓住寒冰粗硬的颈毛，同时借助膝盖的力量指引坐骑，让这头猛兽来到利齿身边，看着他的儿子说道：“你并没有辜负我，而是辜负了你本应杀死目标的第一击。”

杜隆坦有些犹疑地抬头瞥了一眼他的父亲。“我的任务是教导你，杜隆坦，”加拉德继续说道，“如果众灵应许，终有一日，你会成为酋长。我不会让你毫无必要地冒犯它们。”

加拉德朝血迹一指，“下来，跟我一起走，我会向你解释。德雷克塔尔，你和慧耳跟着我们。其余的人等待我的召唤。”

杜隆坦依旧感到惭愧，但同时也心存困惑和好奇。他毫不迟疑地服从了父亲，从利齿的背上滑下来，拍了拍这头大狼。他们会用霜狼作为坐骑是因为这些狼的毛色，还是因为这个氏族正是以这种毛发如雪的巨兽为自己命名，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早已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利齿从鼻孔喷出两团白汽，舔了舔年轻主人的脸。

德雷克塔尔是霜狼氏族的萨满长者——一位与大地、空气、火焰、流水和生命之灵有着紧密联系的兽人。根据霜狼氏族代代传承的学识，众灵存在于遥远的北方——就在世界之缘，众灵圣地里面。德雷克塔尔比杜隆坦年长，但还算不上老迈。在杜隆坦出生多年前，德雷克塔尔就在战场上失去了双眼。敌方氏族的一头座狼咬了德雷克塔尔的脸一口，所幸咬得有些偏，但造成的伤害已经够严重了。德雷克塔尔的一只眼睛被狼牙刺穿，他的另一

只眼睛在那以后不久也失去了视力。直到现在，杜隆坦都能看到细长苍白的伤疤从德雷克塔尔用来遮住空眼窝的布带下面延伸出来。

但是，如果说德雷克塔尔被剥夺了某些东西，那么他也因此收获了另一些东西。在失去视力之后，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足以弥补这个缺陷的新能力——他对于众灵的敏锐感知是他所训练的年轻萨满完全无法比拟的。尽管身处遥远的极北之地，众灵却会不时从它们位于世界之缘的圣地为他送来各种预兆。

只要德雷克塔尔还骑在慧耳的背上，他的行动力就不容怀疑。有了他心爱的、训练有素的座狼，德雷克塔尔就能够到达其他任何兽人能去的地方。

一对父子和他们的萨满在深雪中摸索前行，追踪血迹。杜隆坦出生在一场暴风雪中，这对于一名霜狼兽人来说是一个吉兆。他的家位于霜火岭。只有在夏日里最明亮的阳光中，这里的积雪才会慢慢消融一些，但很快再次被覆盖。没有人知道霜狼兽人已经在这个地方居住了多久。在他们的记忆中，这里一直都是他们的家园。“一直在这儿。”——当杜隆坦长大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位霜狼长者只是给了他一个如此简单的回答。

夜幕来临，寒意渐长。杜隆坦厚实保暖的裂蹄牛皮靴在极力抵抗雪水的浸透，但他的脚已经开始麻木了。风越来越强，如同匕首刺穿了他的厚毛皮斗篷。杜隆坦打着哆嗦，奋力向前，等待着父亲说些什么。此时雪地上的血已经不再冒起热气，而是开始冻结了。

红色的血迹经过了一片被风扫平的宽阔雪原，向老祖父山脚下

灰绿色的森林延伸过去。在向南延伸数百里的一系列山峰中，老祖父山是最高的一座。氏族的智慧卷轴上说，它是氏族的守卫者，伸出岩石臂膀，在霜火岭和南方原野之间创造出一道保护性的屏障。干净的落雪气息和新鲜的松树香味充满了杜隆坦的鼻腔。整个世界都悄然无声。

“在雪原中这样长途跋涉并不愉快，对不对？”加拉德终于说道。

杜隆坦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回答：“霜狼不会抱怨。”

“的确，霜狼不会抱怨。但……这还是很令人不快。”加拉德低下头看自己的儿子，嘴唇在獠牙上翘起，露出微笑。杜隆坦发现自己也在向父亲微笑，并轻轻点点头，心情随之放松下来。

加拉德伸手摸了一下儿子的斗篷，指尖抚过上面厚厚的绒毛，“裂蹄牛，强壮的生物。生命之灵赋予了它浓密的毛发，厚重的皮肤，还有一层层皮下脂肪，让它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但是当受了伤，它移动的速度太慢，无法保持自己的体温，也无法追上自己的族群，无法获得族群给予的温暖，它就会慢慢被冻僵。”

加拉德指了指前方的血迹。杜隆坦能够看出来，这头仍然在逃窜的野兽已然是脚步踉跄了。

“它满心困惑，疼痛难忍，惊骇不已，它只是一个生物，杜隆坦。它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不应该受这样的苦。”加拉德的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一些兽人氏族很残忍。他们喜欢折磨和凌虐猎物……还有他们的敌人。霜狼不会以他人的痛苦为乐，哪怕是敌人。而一头为我们提供食物的野兽更不应有此报。”

羞愧之情再一次涌上心头，让杜隆坦感觉到面颊发热。这一次，他为之羞愧的不是自己，也不是他糟糕的准头，而是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过父亲所说的这些事。没有能一击杀敌的确是他的错——但错不在于他不是最优秀的猎手，而是在于这样会让裂蹄牛遭受没有必要的痛苦。

“我……明白了，”他说道，“我很抱歉。”

“不要向我道歉，”加拉德说，“我不是受苦的那个人。”

血迹变得更加新鲜了，大片的猩红色斑块在雪地上变成一个一个圆坑，随着裂蹄牛不稳定的步伐左右散布，经过了几颗孤松，绕过一堆被积雪覆盖的砾岩。

他们终于找到了它。

杜隆坦射伤了一头小公牛。就在不久之前，年轻的兽人曾经觉得这头公牛是那样高大，一时间甚至有些被它吓呆了，嗜血的欲望也在那时第一次从他的心中涌起。直到现在，杜隆坦才看出它——他——还没有完全成年。即便如此，这头小牛已经有三个兽人那么大，它的厚皮上覆盖着蓬松的长毛，舌头从两排黄色的钝齿之间垂挂出来，一阵阵急促的喘息在它的口边变成白雾。当它嗅到这三个兽人，深陷在眼窝中的一双小眼睛立刻转向了他们。它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只是搅动了红色的雪泥，并让杜隆坦那支投歪的长矛在身体里刺得更深。小牛痛苦却又充满挑衅的呼气声让杜隆坦的心仿佛被紧紧攥住。

这名年轻的兽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在准备狩猎之前，他的父亲已经向他详细描述了裂蹄牛的身体结构，以及如何最有效地

杀死它们。杜隆坦没有犹豫。尽管有积雪的绊阻，他还是竭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跑向小牛，抓住矛杆，拔出长矛，直接干净地刺进这头野兽的心脏，将自己的全部体重都压在了矛杆上。

裂蹄牛颤抖了一下，死去了。它的身体松弛下来，再不会动弹一下。鲜红的热血染透了杜隆坦的外衣和白雪。德雷克塔尔走到一直站在后面的加拉德身边。这位萨满侧过头，倾听着，加拉德则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杜隆坦。

杜隆坦向他们瞥了一眼，从被他杀死的野兽身边退开，向裂蹄牛胸前的创口望去。就像父亲一直以来教导他的那样，他在野兽身前浸染鲜血的雪地上伏低身子，摘下毛皮手套，赤手按在小牛的肋侧，那里依然是温热的。

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言辞有些笨拙，但依然希望逝者能够接受他的致意：“裂蹄牛之灵，我，杜隆坦，加拉德之子，杜高什之孙，感谢你献出生命。你的肉将帮助我的族人度过严冬。你的皮和毛将为我们带来温暖。我们……我，深深感激你。”

他停顿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很抱歉，我让你最后的时刻充满了痛苦和恐惧。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我会按照我父亲的教导进行攻击——一击中的。”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对于背上那条正在保护他生命的沉重斗篷和脚下的这双靴子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和感念。他抬起头望向父亲和德雷克塔尔。他们都赞许地点点头。

“霜狼是技艺高超的猎手，也是强大的战士，”加拉德说，“但霜狼从不会轻率地做出残忍之事。”

“我是一名霜狼。”杜隆坦自豪地说。

加拉德微笑着，走过来将一只手按在儿子的肩膀上。“是的，”他说道，“你是一名霜狼。”

第一章

兽

人在狩猎中发出的吼声撕裂了冰冷的空气。杜隆坦已经有过和其他氏族作战的经历。不过在他们的北方家园，霜狼氏族几乎遇不到什么挑战。对这些兽人而言，嗜血和对荣誉的渴求通常都能够以现在这种方式得到满足——他们吼叫着，唱着胜利的歌曲，骑在狼背上冲向正全速逃窜的强壮猎物。

大地在一群狂奔的裂蹄牛脚下颤抖，蹄声如同滚滚雷鸣。在冬季的最后时刻，这些巨兽已经变得皮毛凌乱，消瘦不堪。寒冬却仍然仿佛永远都不会再放手离开这片土地。霜狼兽人们欢快地催赶着他们，在连续追逐了两天之后，每一个氏族成员都因为即将得到肉食来补充体力而感到高兴。

加拉德的黑色长发上已经夹杂有银丝，但统率霜狼氏族的他腰

杆依旧挺得笔直，身躯雄武有力。陪伴在他右侧的是杜隆坦的母亲盖亚安。她的身材比丈夫苗条，但动作同样迅猛，攻击同样致命。加拉德并没有一直担负指挥职责，他经常会退到后方，让杜隆坦承担起这个责任。但这名年轻的兽人依然觉得只有在父亲身边狩猎的时候，自己才最有活力。

后来，冲在杜隆坦左侧的则是奥格瑞姆·毁灭之锤，杜隆坦最好的朋友。自从他们两个能走路的时候起就在彼此吸引。他们以各种形式竞逐角力，相互挑战，而这些争斗的结果往往不是愤怒，而是欢笑。奥格瑞姆的母亲曾经说过，她儿子生来就像战士一样渴望战斗，甚至在他刚刚降生之时，就用头攻击了助产士的手。于是众灵在他棕褐色的头顶上留下了一块红色斑块状的伤痕。奥格瑞姆很喜欢这个故事，也因此总是会剃光自己的头顶，即使在冬天也是如此——大多数霜狼兽人都认为这很愚蠢。霜狼的酋长夫妇和这一对年轻的朋友经常并肩驰骋在氏族队伍中。他们已经对彼此的一举一动非常熟悉，就像是熟悉自己的心跳。

全力追逐裂蹄牛的杜隆坦向加拉德瞥了一眼。他的父亲笑着向他点点头。霜狼氏族忍耐饥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今晚，他们将饱餐美食。盖亚安的一双长腿紧紧扣住她的座狼——歌手的身体两侧，抬手搭箭开弓，等待着丈夫的信号。

加拉德举起他的长矛——雷击。这杆长矛上雕刻着符文，缠绕矛杆的皮革上有两串不同的刻痕——每一道水平刻痕代表一头野兽的生命，每一道垂直刻痕代表一个兽人的生命。这两种刻痕在雷击上交错分布，其中垂直的条纹也绝对不少。杜隆坦知道，每

一道垂直条纹都代表着一场英勇的搏斗和干净利落的击杀。这就是霜狼的风格。

这位兽人酋长用雷击指向一头裂蹄牛。在这场令大地也随之颤抖的追逐中，话语已经没有了用处。加拉德环顾四周，其他霜狼兽人都举起了武器，表明他们也都看见了加拉德所指的那头裂蹄牛。

牛群的队形非常密集，每一头牛都在拼命向牛群中心挤，一些裂蹄牛甚至因此变得脚步蹒跚。那头被确定为目标之母牛一直迈着稳定的步伐，却略微脱离了紧密的牛群。它的肚子没有因为怀上小牛而变大——霜狼兽人不会猎杀怀孕的裂蹄牛，在日渐寒冷的严冬季节，裂蹄牛的种群都会有所缩减，杀死怀孕之母牛将对牛群造成更大的打击。而且这些猎人只会将猎获物的数量控制在他们能够搬运回霜火岭的程度，另外还要留出一部分喂养他们的霜狼同伴，以感谢霜狼在狩猎中的出力。

“就让野狼自己想办法填饱肚子吧，”加拉德曾经搔着寒冰的耳后的长毛，这样对杜隆坦说，“霜狼氏族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以前的霜狼氏族并非是如此。加拉德告诉过杜隆坦，在他年轻的时候，氏族会从猎物中至少祭祀一头给众神灵——常常是数头猎物。这些被猎杀的生物就被丢在原地，供荒野中的猛兽和食腐的乌鸦撕食。而杜隆坦出生以后，这样的浪费行为就很少出现了。食物太珍贵了，不容随意抛却。

加拉德向前一俯身。寒冰知道这是冲锋的信号，他低下头，纵身猛冲向前。

“你太慢了！”善意的嘲笑来自于奥格瑞姆，他的座狼猛咬像离弦的箭一样从杜隆坦身边一掠而过。杜隆坦回骂了一句，然后驱动利齿像冲向食物一样全速追上。

狼群和骑手迅速逼近了那头倒霉的母牛。如果它稍稍向牛群靠近几步，也许就会得到众多同伴的保护。但现在，尽管它发出一阵阵悲鸣，牛群却只是加快了奔逃的速度。领头的公牛抛弃了它，现在裂蹄牛的首领一心只想带领牛群逃离这些恐怖的兽人，不要让自己的族群有更多损失。裂蹄牛并不蠢，那头母牛很快就意识到，这场战斗只能由它自己来赢取胜利——或者是一败涂地。

它用和她那庞大的身躯极不相称的速度调转过头，面对即将到来的杀戮者。裂蹄牛是被掠食的野兽，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会反抗，更不等于他们不危险。这头母牛毫无畏惧地等待着猎人们，裂瓣的蹄子踢起积雪，一股股白汽从它的鼻孔喷出——就像这些兽人一样，它也是一名战士。很明显，它已经决心要干掉几个兽人和几头狼——越多越好。

杜隆坦露出笑容。这是一个值得与之一战的猎物！猎杀不会反抗的野兽没有荣誉感可言，只能说是情势所需。他很高兴这头裂蹄牛充满勇气的选择。狩猎队的其他成员也都看出了裂蹄牛的斗志，他们的呼喊声立刻因为兴奋而变得更加响亮。母牛喷着气，低下头亮出生有两根锋利重角的头，径直向加拉德冲了过来。

兽人酋长和他的狼仿佛融为一体，迅捷跃出裂蹄牛冲锋的路线，并让加拉德有足够的时间掷出雷击。长矛插进了巨兽的肋侧。寒冰也扑上去发动攻击。当他和其他白狼向裂蹄牛的喉咙纵跃的

时候，加拉德、杜隆坦、奥格瑞姆、盖亚安和狩猎队的其他成员纷纷射出长矛利箭，同时向裂蹄牛发出挑战的呐喊。

雪地变成了狂暴的战场，震耳的狼嚎声，牛嗥声，还有战吼声交织在一起。白狼们往复驰骤，利齿撕扯着牛皮，狼背上的骑手也努力靠近猎物，发动攻击。第一次狩猎的记忆闪过杜隆坦的脑海，他在每一次狩猎中都会想起那一次经历。他催赶座狼，想要冲到最前线。自从那一次循着血迹在雪原中的长途追猎以后，杜隆坦就一直在努力成为猎场上结束猎物生命的那个人——尽早结束没有必要的折磨。他并不在意让其他人在白热的战斗中亲眼见证他发动必杀一击，赢得最终的荣耀。他要做的只是完成那一击。

他在白色的狼群和身穿毛皮的族人擦肩而过，血腥气和动物皮革的臭气混合在一起，让他有些头晕。突然间，他找到了一个缺口。杜隆坦打起精神，抓紧长矛，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唯一的目标上。现在他能看到的只有母牛左前腿后面的一个点。裂蹄牛非常巨大，他们的的心脏也很大。

他的长矛击中了目标，巨兽颤抖着，耀眼的鲜血染红了她的身侧。杜隆坦的攻击迅捷有力。尽管裂蹄牛又挣扎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它还是轰然倒地。

人群发出震天的欢呼，刺激着杜隆坦的耳鼓。他露出微笑，急促地喘息着。今晚，他们会有充足的食物填饱肚子了。

狩猎队的人数总是会超过捕杀野兽所需。他们享受狩猎的快感——追踪、战斗、猎杀的预约之感，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屠宰分割猎物，将他们的收获带回村子。从加拉德到

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每一个人都要参加这个工作。正在忙碌的杜隆坦站起身，他的手直到胳膊都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他的眼睛捕捉到了一丝动静，这让他皱起眉，开始向远处眺望。

“父亲！”他大喊，“有骑手！”

他的喊声让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大家在交换着忧虑的眼神，但他们都知道，现在不是胡言乱语的时候。骑手从不会追赶狩猎队，因为这样可能会吓跑猎物，除非是狩猎队已经离开太久，家中的人开始担心他们的安全。而只有一名骑手孤身前来就意味着加拉德需要立刻返回村庄了——这很可能是坏消息。

加拉德无声地看了一眼盖亚安，然后站起身，等待骑手到来。来的是库尔戈纳尔，一位白发如雪的年长兽人。他从狼背上跳下来，向酋长致敬——将他的一只大手重重地拍在胸膛上。

他的报告没有半句废话：“伟大的酋长，一个兽人打着谈判的旗子来找您。”

加拉德褐色的眉毛拧在一起。“谈判？”这个词在他的话语中显得有些古怪，声音里也显露出困惑。

“什么是‘谈判’？”奥格瑞姆是氏族中最高大的兽人之一，但他完全可以在行动中不发出半点声音。杜隆坦全神贯注地听着老兽人和父亲的对话，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朋友已经来到身边。

“谈判，意思就是……”杜隆坦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合适的说辞。对兽人来说，这个词实在是太奇怪了，“陌生人来找我们，只是为了说话。他是和平的。”

“什么？”奥格瑞姆似乎觉得这甚至有些滑稽，他带着两颗大

獠牙的下颚微微张开，“这一定是某种骗局。兽人不会谈判。”

杜隆坦没有回答。他看到母亲盖亚安走到父亲身边，低声对父亲说了几句话。和德雷克塔尔一样，盖亚安也是一位萨满，而且她在氏族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职责——薪火传承者。霜狼兽人世代相传的古老卷轴都要由她来照管，氏族的古老传统和仪式都是因为她才能够得到完好的继承。如果有外来的兽人举着“谈判”的旗子出现，那么知道该如何正确回应的就一定是她。

加拉德向在静默中耐心等待的兽人们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一个名叫古尔丹的兽人找到了我们，要求我们遵循古老的谈判仪式，这意味着他是我们……的客人。我们要向他表示尊敬，给予他荣耀。如果他饿了，我们要向他提供最美味的食物。如果他感到冷，他将得到我们最温暖的衣服。我会认真倾听他的话语，依从我们的传统和他谈判。”

“如果他对我们心存恶意呢？”一个兽人问。

“如果他对霜狼氏族不尊敬呢？”另一个兽人喊道。

加拉德看着盖亚安，酋长的妻子回答了人们的问题：“那么羞耻将永远以他为名。众灵绝不会宠幸利用了传统，又肆意违背传统的人。失去荣誉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我们是霜狼！”她的语气异常严肃，斩钉截铁的声音显得格外嘹亮。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阵赞同的吼声。

库尔戈纳尔依然显得有些不安。他揪扯着胡须，向他的酋长嘟囔了些什么。杜隆坦和奥格瑞姆距离他们很近，能够听见他们低沉的话语。